



The Holy See

教宗方济各

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文告

2024 年 9 月 1 日

「怀着望德，并与受造界一同行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怀着望德，并与受造界一同行动」是 2024 年 9 月 1 日举行「照料受造界 祈祷日」的主题。这个主题取自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八 19~25），他 向我们解释，依照圣神生活以及借着信仰而专注确切得救的希望，也就是 在基督内的新生命，究竟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或许没有直接明显的答案。如果我们真的是信徒，我们有了信德，是怎样呢？这不仅是「我们相信」有某种我们理性无法明白的超越性事物、一个奥秘——一个高不可攀、遥不可及、不可见又不可名状的天主。相反地，如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而是天主 圣神居住在我们内。我们是信徒，因为天主的爱本身「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罗五 5），这圣神现在真的是我们「嗣业的保证」（弗一 14），持续不断地激励我们去以耶稣完美及丰富的人性追寻永恒的美善事物。圣神令信友们在爱德中变得有创意、主动积极，带领他们走上一条精神上自由的宽阔途径。然而，圣神的逻辑与世界的思维之间的张力并不因此消失，因为两者所结的果实是截然不同的（参阅：迦五 16~17）。我们知道，圣神的第一个且综合所有其他的果实，就是爱。在圣神的带领下，信友是天主的子女，能够转向天主，像耶稣一样以「阿爸，父」（罗八 15）称呼祂，并且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再陷入死亡的恐惧中，因为耶稣已经从死者中复活。这就是我们浩瀚的望德：天主的爱已经获胜，不断获胜和继续获胜。即使面对肉体的死亡，对那些在圣神内生活的人而言，未来的光荣已获得了确定。正如明年禧年的诏书所提醒的，这是不落空的望德。¹

2. 因此，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信仰生活、在爱德中积极主动，并望德满盈地等待主在光荣中归来。我们并不因为「基督的复临」（Parousia），即基督的第二次来临的「延迟」而感到忧心；「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路十八 8），这才是重要的问题。信德的确是一份礼物，是圣

神临在我们内所结的果实，但也是一项任务，必须在自由和对耶稣爱的诫命服从中去执行。我们必须为这真福的望德作见证。然而，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又该如何去作此见证呢？显然，是在人类肉体的痛楚和受苦中。要作梦，我们就必须睁开双眼去梦想，被博爱、手足情谊、友谊，以及人人得享正义的这些愿景所驱使。

基督徒的救恩进入世间苦楚的深处，这救恩不仅拥抱全人类，也延伸至整个宇宙、大自然本身——人类的「oikos」（家园），以及人类的生活环境；基督徒的救恩延伸至「在世乐园」的受造界——大地母亲，因为受造界本是众人的喜乐之地和得享幸福的允诺。我们基督徒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一个活泼的望德上——意识到所有的事情都导向天主的光荣，导向在祂的平安中最终的圆满，以及在正义中肉身的复活，「渐渐地光荣上加光荣」（格后三 18）。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却承担着痛楚和受苦：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参阅：罗八 19~22），我们基督徒在叹息（参阅：罗八 23~25），而圣神本身也在叹息（参阅：罗八 26~27）。这叹息显露着焦虑和受苦、欲念及渴望。这叹息表达我们对天主的信赖和依靠——祂在我们中间那既慈爱但又有所要求的陪伴，为要完成祂的计划，即在圣神内的喜乐、爱及平安。

3. 整个受造界都身处在重新诞生的过程中，在叹息中等待自身的解放：这是一种隐藏的成长过程，就如「长成大树的芥子」或「面团中的酵母」（参阅：玛十三 31~33），其开端是微小的，但可预期的结果却是无限地美好。在这等待重新诞生的过程中——成为天主启示中的子女——望德就是在困境中能保持坚定，在受考验或面对人类残暴的时刻不失去希望。望德不叫人蒙羞，也不欺骗人：我们在亲身经历圣保禄所述说数不胜数的「困苦、窘迫、迫害、饥饿、赤贫、危险、刀剑」中（参阅：罗八 35），以及受造界的叹息、基督徒的叹息和圣神的叹息，这已是在预尝救恩和期待救恩。因此，望德是历史和人类事件的另一种诠释。这种诠释不是幻象，而是实际的，是以信德的现实主义去看无形的事物。望德是耐心的期待，如同亚巴郎看不到一样。我愿意想起那位具有神视的伟大信徒，那位〔诞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n）院长——菲奥雷的若亚敬（Joachim of Fiore）。但丁曾说他「被赋予天知性的神恩」²：在那段充斥着流血的斗争、教宗与帝国之间的冲突、十字军东征、异端纵横和教会世俗化，若亚敬能够提出民族之间崭新的共存精神这种理想，而且是被普世的兄弟情谊和基督徒的和平——福音在生活中的果实所塑造。我在《众位弟兄》通谕中谈到过这种社会友谊和普世的兄弟情谊，但是这种在众人之间的和谐也必须延伸到受造界，植根于一种「情境人类中心主义」（《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67），使人对生态环境负起人性化及整体的责任，成为我们的共同家园和居住在其中的众人一条救恩道路。

4. 为什么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邪恶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公义，这么多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使孩童死亡、城市毁灭、环境污染，并让大地母亲遭受侵害和蹂躏呢？圣保禄宗徒暗指亚当的罪，说：「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产痛」（罗八 22）。基督徒在道德上的挣扎是与受造界的「叹息」相连，因为后者「被屈伏在败坏的状态之下」（罗八 20）。整个宇宙和每个受造物在其中叹息，并「不耐地」渴望克服其当下的境况，恢复其原初的状态。因此，我们的解放也包括所有其他受造物——他们与人类的处境一脉相连，他们也处于奴役的状态中。即不是受造界的过错，受造界像人类一样，也变成奴隶，并无法履行她被创造的计划，即她存在的持久意义和被设计的目的，注定要瓦解和消失，因人类滥用大自然情况而变得更为严重。然而，人类在基督内的救恩，对受造界来说也是一个确切的希望，因为受造界本身盼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罗八 21）。故此，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在望德中默观人类与所有其

他受造物之间的精诚团结。

5. 在我们对耶稣光荣复临充满希望和坚持到底的期盼中，圣神使我们信友的团体保持警醒；祂持续地引导我们并召唤我们，叫我们悔改，改变生活方式，以便抵抗人类对环境的危害，并主动表达对社会批判，尤其是作出那种有可能改革的见证。这种转变在于那些想要控制他人和大自然的人——将大自然视同任由操纵的对象——放弃他们傲慢的行为，好能采取照顾他人和受造界的谦卑态度。「当人类宣称要取代天主的地位时，他们就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赞颂天主》，73），因为亚当的罪恶玷污了我们最根本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与天主、与自己、与他人以及与宇宙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需要同步及同心合力地被全面恢复、拯救以及「导正」。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份关系，因为只要少了一份关系，其他一切都会随之倒下。

6. 因此，「怀着望德，并与受造界一同行动」，主要的意义是与所有心怀善念的人齐心协力、一同前行，藉以去「思考人类的力量、其意义和限制等问题，因为我们的力量在几十年间疯狂地增长，我们在科技上取得了令人难忘和惊叹的进步，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变成了高度危险的生物，能够威胁到很多受造物的生命和我们自身的生存」（《请赞颂天主》，28）。不受制约的权力创造出怪兽，并使之与我们为敌。如此，今日有必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设立道德的界线，因为其算法和模仿能力可以被用来主宰人类和自然，而不是用来为和平及整全发展服务。（参阅：2024 年世界和平日文告）

7. 「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时刻陪伴着我们」，那些在今年天主圣三节主日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儿童日、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孩子们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涵。天主不是一个「无限」的抽象观念，而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是天主子——每一个人的朋友和救赎者；是圣神——指引我们的脚步走上爱德的道路。人类服从爱的圣神，人类的态度便彻底地改变：从「掠夺者」变成了乐园的「耕耘者」。地球被交托给人类照顾，但也始终属于天主（参阅：肋廿五 23）。这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特有的「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因此，宣称拥有占据和主宰自然、将之恣意操纵，便是一种偶像崇拜，一种对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式（Promethean）的理解，即人陶醉于其科技治理的力量，骄傲地使大地处于一种「去恩宠化」的境况，使她失去天主的恩宠。确实，如果说天主的恩宠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那么教宗本笃十六世所申明的是真实的：「不是科学救了人，人是被爱所救」（《在希望中得救》通谕，26），天主在基督内的爱，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祂分离（参阅：罗八 38~39）。所以，受造界并不是静态的或自我封闭的，而是始终指向她的未来。今天，借着当代物理学的发现，我们知道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越发耐人寻味。

8. 保护受造界并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明显地，也是一个神学问题，因为人的奥秘与天主的奥秘相拥。两者的交织可以被称为「创造式」的（generative），因为它源于天主在基督内创造人类的那爱的行动。天主这创造行动予以人类行动自由，并成为人类行动的伦理基础。按照天主的肖像——耶稣基督所受造的人类，本身是自由的。为此，人类在基督内是一切受造物的「代表」。一个超越性的（神学-道德性的）动机，使得基督徒也透过「财物为众人拥有的原则」，在世界上致力于推动和平与正义：成为受造界在产痛的叹息中所等待的天主启示中的子女。这不仅仅涉及到人类在现世历史中的生命，也特别涉及到人类在永恒的命运——我们真福的「终末」（eschaton）、我们平安的乐园、在宇宙中的主基督——那位因爱而被钉死且复活了的主。

9. 因此，「怀着望德，并与受造界一同行动」，意思是活出一种「道成肉身的信仰」（incarnational faith）——能深入众人受苦和带着希望的肉身，期待着注定要在基督内赐给众信徒的复活。在耶稣——那取了肉身的永恒圣子内，我们真的是天父的子女。借着信德和圣洗，在圣神内的生命为信徒开始了（参阅：罗八 2），一个神圣、像耶稣一样是天父子女活出的生命开始了（参阅：罗八 14~17），因为借着圣神的德能，基督在我们内生活（参阅：迦二 20）。这新的生命变成对天主、对人类及受造界一首爱情之歌，并在圣德中得到圆满。³

教宗方济各

罗马，拉特朗圣若望大殿

2024 年 6 月 27 日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

1 参阅：2025 年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2024 年 5 月 9 日）

2 《神曲》，〈天堂篇〉，第十二首，141 行。

3 罗斯米安会（Rosmian）的神父 Clemente Rebora 饶富诗意地表达这个概念：「就如受造界在基督内上升到天父那里，一切都以奥秘的方式成了产痛。为了要使生命能够出生，死亡是多么必要！然而单只从一位母亲，一位神圣的母亲，我们都快乐地进入光明。我们都生于一个爱情在泪水中带来的生命。它在此尘世的渴望，就是诗；但唯有圣德可以把这首歌写完。」（Curriculum vitae, “Poesia e santità”: Poesie, prose e traduzioni, Milan 2015, p. 297）